

候鸟书系



Hello Love Fair

哈罗， 洋情场

——中美婚恋纪实文学

丁子江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哈罗， 洋情场

——中美婚恋纪实文学

丁子江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美婚恋纪实文学：哈罗，洋情场/丁子江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0
(候鸟书系)

ISBN 7-5008-2437-8

I. 中… II. 丁…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269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005034 (编室) (010) 62005042 (发行)
印 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65 千字
印 张	13.25
印 数	1~20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题图作品 赵磊

为了爱与幸福去追寻，梦想在远方的异国他乡。而现实却只有交易、无奈和屈辱！灵魂在滴血与疼痛中惊醒，把盼爱伤痛的心诉诸于文字，该告诉世人些什么？

爱与幸福是神圣的精神需要，受某种利害的驱使，或只有肉体的声色享乐，灵魂是得不到安宁的。当这一切已经真实地发生了，救助仍只能靠自己，对与错的正确抉择要能不受外界的诱惑，惟有自己内心的清醒。

追悔是新的追求的开始。悲剧结束之后，应当会有喜剧上演。

——著名评论家朱先树为《哈罗，洋情场》题词

朱先树



这个人类不管怎么分，最终都要分为男人和女人。

不论宗教“创生论”中的“亚当和夏娃”，还是科学“进化论”中的“公猿和母猿”，都是讲人类最初分为两性的始祖。

男人想要什么？在干什么？

女人想要什么？在干什么？

男人和女人加起来，想要什么？在干什么？

这就是全部生活的真正所在。

没有这个“所在”，一切辉煌都会黯然失色，人类既没有过去和现在，也不会有将来。

最起码你得承认，没有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相加，无论什么理想的政治、绝佳的经济、美妙的宗教，都将在人类绵延的中断之际而彻底消失。不过，你同时也得承认，在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与她的相加中，有“真善美”，有“假恶丑”，但更多有的是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的那些“平平常常”。

眼下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小得就像一个“村庄”，有人称它为“地球村”。从星球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可以说，打个长一点的“盹”就到了。男女“村民”们虽

肤色不同，但挤在一起，热闹非凡。有喜事，也有丧事；有舞会，也有械斗；有爱心，也有恨意。

我所旅居的大都市洛杉矶，就是这个“地球村”内的一条“小街”。在这里，你可以碰到来自几乎世界各个角落的男男女女们。我每天任教的那所州立大学，又是这条“小街”上的一个“小院落”。在这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成员是非白人的各种“有色人种”，而华裔为主的亚裔又占了“有色人种”的一半以上。

洛杉矶是流行文化或大众消费文化的发源地，风靡世界的好莱坞和迪斯尼总根就在这里。

洛杉矶又是多族裔文化的荟萃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小台北、小东京、小汉城、小西贡、小孟买……你还可以看到各种肤色的人们混处杂居。华人习惯把自己叫老中，把白人叫老美，把黑人叫老黑，把墨西哥人叫老墨，把韩国人叫老韩……其实，在这一地区，白人已经成为少数族裔。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在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白人恐怕也会成为少数族裔。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之外，恐怕美国的洛杉矶可称华人最大的聚集区了。有人说有八十万，也有人说有九十万，甚至还有人说有一百多万，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连美国政府也是一笔糊涂账。据官方有关统计，有六十五万。不过这个数字显然极不准确，因为它并没有包括许许多多非法偷渡的人蛇、短期访美滞留不归的人员以及变动不居的盲流人口。

这里的华人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

第五代、第六代,甚至第七第八代……一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其先祖来北美淘金、修铁路、做苦力的广东台山人。这里的华人有从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越南来的、日本来的、韩国来的、东南亚来的和世界各国转道来的,其中大陆客,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来的。这里的华人有合法的、非法的、半合法半非法的,有来留学的、做正当生意的、隐居当寓公的、铤而走险作奸犯科的和一心追逐美国之梦的……

据有关统计,在多数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院中,中国大陆留学生的人数在外国学生所占的比例中大都名列前茅,有时甚至排名第一。中国大陆人士持 L1 跨国公司签证和 B1 短期访问签证以及以各种身份来美等所占的比例也数目惊人。别的地区且不说,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大洛杉矶有中国大陆背景的中资公司就至少有两千多家之多,同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新移民社团也达数百个。甚至有人估计,在大洛杉矶地区六十五万华人中,至少有一半是近十年来从中国大陆来的。而这一半的一半又至少是女性。

中华女性向来具有柔弱胜刚强的特性,在这块充满挑战性的新大陆,她们充分显示了自己坚韧的适应力,使异性同胞大有望尘莫及之叹。在异国他乡,她们所创造的阴盛阳衰效应比在故土更可观。

低头不见抬头见,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每天都可瞧到跨族裔之间的“男欢女爱”,当然其中不少涉及我们“龙”的男女传人们。

有人把促成亚裔与白种人之间婚恋的介绍所叫“黄

白角”。

在美国，宏观有形的“黄白角生意”比比皆是，而微观或无形的“黄白角效应”更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层面，甚至心灵的最深处。有人说得可能武断一点儿，但也不无道理：生活在美国，不管一个人的价值观、处事态度、行为方式和境况机遇如何不同，她或他，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黄白角效应”的影响。“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时并非你去找“黄白角效应”，而是它来找你。

对于一个华人男性，你的妻子、情人、追慕者、姐妹或女亲戚，在这样一个异国他乡可能会卷入“黄白角效应”，因此给你带来困惑、迷惘、痛苦甚至绝望。这种悲情故事每日每时都可能发生。也许间或有喜剧出现，那故事的女主角，一定是离你较远的，如姐妹亲戚，而绝非妻子、情人、追慕者一类。不少华人男性对“黄阴”对“白阳”一类的交合一概排斥，认为中国女人找“老外”，就是有损“国格”和中国人的“尊严”。可不是，在中国大陆，就有这样的说法，即：中国男人找外国女人长国格，中国女人找外国男人则丢国格。

对于一个华人女性，当你登上新大陆，陷入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精神物质条件时，便面临新的选择、挑战甚至诱惑。经济的拮据、婚姻的破裂、生活的寂寞、感情的失落、语言的障碍、前景的茫然、居留身份的不定，这一切，都迫使你必须加以改善。而你的男同胞们大多数也处于疲于奔命、自顾不暇的境地，甚至比你还不如，更不用说帮助你。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你的男

同胞，甚至丈夫、情人以及你从前爱慕崇拜的对象，往往失去过去的“雄风”，而暴露出种种缺陷，甚至成为无能之辈。此时，若将他们与这块土地上的男主人们相比，更会感到之间的差距。在这种境遇下，当你遇到一个白人男子的追求，他英俊高大，体格健壮，说着一口本为母语的纯正美式英语，熟谙讨女人欢心的技巧，身为白领雅皮士，已相对事业有成，难道你会一点儿不动心吗？

根据一九九〇年美国人口普查，已有二百万儿童生自异族通婚，比一九八〇年多了一倍，更比一九七〇年多了四倍。

在这种逐年增长的异族通婚中，尤以亚裔与白人之间的通婚最显著，甚至几乎到了爆炸性的地步。

很显然，亚裔中又以华人与白人的通婚为主。

原因何在？

是时？是空？是人？还是三大因素为一？

一些性心理学家和性社会学家对这种现象做了初步的分析。

一是世界的潮流。在这个星球上，各种异族的通婚都在暴长。黑白、黄白、红白等各种肤色人种之间的交合，使人种的演化更趋多元性，其中包括拉丁西语裔与非拉丁西语裔的白人、犹太人与白人、犹太人与亚洲人等族裔的混融。例如，犹太教会的宗教领袖们和社会学家，惊呼这种通婚比二次大战希特勒的大屠杀更多地失去纯种的犹太人，对保存犹太特有的文化可能构成更大的威胁。在这种世界性的通婚大潮流中，占全球总人口

五分之一的华人不可能不卷于其中。

二是经济的发展。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近二三十年来，经济的腾飞和繁荣，使之日益融入世界性的整体格局，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华人因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政治变迁等综合因素，有更多机会到世界各地移民、留学、投资、工作、出差、访问或观光，自然打破了传统的闭关锁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地球村的一员。一方面随着隔阂、偏见、歧视与敌意的减少，另一方面随自身国力增强与经济地位提高，华人与外界的平等接触也就愈来愈多。

三是接触的深化。华人到了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立即由原来的多数民族变为少数民族，原来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其中尤其是华裔年轻人，在教育中，在执业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远离原属的故土和文化，愈来愈少地接触自己的同胞，而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地接触占主体的族裔，也就是白种人士。

四是异性相吸。本来，不同人种或族裔就存在着某种神秘的性新鲜感。现代影视等传媒使人们对“俊男美女”有了遍尝各种口味的欲求。洋人从猎奇的角度，认为中国人很带有“异国情调”（exotic），很“独特”（unique）。随着华人经济地位的提高，教养打扮等包装也随之跟上摩登世界的潮流，这也对洋人吸引非常，同时，华人也对性的多元化有了更多的要求。例如，中国男人原来欣赏的“樱桃小口、杨柳细腰”的传统女性美，可能改为洋妞儿的“性感健美”。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异性的相吸主要表现在中国女人与白种男人之

间：中国女人喜欢白种男人的英俊、高大，白种男人喜欢中国女人的细嫩、水灵。

异族交合和通婚的原因错综复杂。首先恐怕以宏观上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为主。从历史上看，因灾祸、战乱、征服、迫害及宗教迷信而进行的大迁徙经常带来各个种族的大融合，种族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混血的历史。从现状上看，因政治、经济等各种现实利益而产生的现代移民热潮也经常带来各个族裔的相互交合。从个案来看，每个具体的移民会因自己特定的背景和遭遇，产生不同物质或精神的实际需要，而这一切，有的可能只有通过异族交合和通婚才能解决。

那么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除了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之外，不同族裔之间的交合和通婚，生理与心理的“性基础”是什么？

对此，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比较一致的意见有下列几点：（1）对异族异性的神秘感、猎奇感和新鲜感；（2）对本族异性的乏味感、厌倦感和排斥感；（3）对某种生理体质特征的偏好，异族异性正好具有，而本族异性则缺乏；（4）对某种心理感情特征的偏好，异族异性正好具有，而本族异性则缺乏；（5）对某一异族的人文或地理感兴趣，故延伸也对这个异族的人感了“性”趣；（6）追求性刺激的多元化满足；（7）遗传优生观的需要；（8）影视等现代直观媒体的引导。

以上这些观点仅是相对的。

两个特定的异族异性，在具体的接触中，所产生的两性吸引是因人、因地、因时、因心境而不同的。黄

白、黄黑、黄红、黑白、黑红或红白之间交合与通婚的生理心理基础十分不同。即便在黄白之间，代表“黄”的，又有各种亚族裔，如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泰国人、菲律宾人等，他们或她们，在生理和心理上也有较大的差别。往细一点儿说，在中国人中间，按地域和地方文化背景，又分为：汉族人、少数民族人，北方人、南方人，台湾人、香港人、北京人、上海人、四川人等，也因之存在相当的差异。

由于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偏见等原因，一般的美国女人不会觉得中国男人有纯性爱方面的吸引力。只有下列几种情况例外：（1）中国男人极为出色特殊或相当成功，故受到美国女人的青睐，如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朱棣文、哈佛大学新儒学哲学家杜维明、国际著名提琴家马友友等，以及其他一些有造诣的教授、专家、医生、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体育明星或有名的企业家等；（2）第二代以后受过教育的华人，他们完全美国化，比较容易与美国女人沟通，身体条件也较能与美国女人相应；（3）一些对中国文化相当热爱的美国女人，或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女学者、女学生，由于爱屋及乌或专业需要，故对中国男人情有独钟；（4）一些在自己男同胞那里吃到苦头的美国女人，试图在有其他文化背景的男子如中国男人那里寻求慰藉；（5）有极少数追求性猎奇的美国女人，可能想在某些中国男人那里寻寻刺激。

洛杉矶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说，他自己在学校里总是约美国女孩子，因为她们只要喜欢你，就不在乎你家

里有没有钱、有没有权，好就聚，不好就散，也许是一夜风流，也许是数月同居。两人各自付账或轮流付账，谁也不欠谁，大家相处得很痛快。可要找了中国女孩子，那事情就麻烦了，本来两厢情愿，都是平等的，结果好像被玩弄了，吃了大亏，不是寻死觅活，就是闹得沸沸扬扬，定要搞个是非曲直，或是某种物质的报偿。

一位在国内离过婚的中国大陆男士与一位白人女士建立了家庭。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了比较，认为不能认为中国女人一定贤惠，而美国女人就一定不贤惠。他过去的中国妻子简直就是一个泼妇，可以把丈夫折磨死。“妻管严”在国内城里普遍成灾，并非只是他自己一家。他说过去自己是“小男子主义”，家务活儿做得比前妻多多了，而她才是“大女子主义”。他现在的美国妻子则相当温良柔顺，很会持家，两个孩子也照顾得很好。的确，到她家做客或参加晚会的中国同胞们都有这种感觉。

不过，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中国男人在与美国女人的交往中，确实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一九九〇年，一位中国大陆来美的文人男士在酒吧间遇到一个美国白种女人。两人似乎相见甚投机，那女子约此君到自己的公寓去。此君以为男女到此时，一切自然会顺理成章。谁知他向那女子求欢时，她却翻了脸。不知此君是否动了一点儿粗，那女子竟打了911紧急报警电话。警察赶到，将此君逮捕。后来，此君遭起诉，罪名达十数项之多，如绑架罪、伤害罪、殴打罪、强暴未遂罪等，结果判刑十五年。

旧金山有一位中国大陆来的男学生，与一位美国白人姑娘成婚。此君为了让小家庭过得好一些，白天上学，晚上在餐馆打工，每天疲惫不堪，但仍感到很快乐。谁知某日，他回到家里，却发现妻子已人去房空，床上留有一张纸条写着：我已爱上了别人，再见！

纽约有对儿中美夫妻，几年后闹离婚。一气之下，中国丈夫把两岁的儿子偷偷托人送回国内父母那里，没想到却被美国妻子上法庭告了一个绑架儿童罪。

一般说来，绝大部分美国男人不会与“有色人种”通婚，愿意做这种通婚的人在人口中的绝对数少之又少，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愿意与“有色人种”发生性关系。俗话说“河里没鱼市上见”，在华人圈子里，有一些中美通婚的事，当然很显眼，弄得人人皆知。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美国男人会娶中国女人呢？经观察大约有七类。

第一类是某些汉学家及各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这一类人因本专业的特殊性，故需要掌握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传统，找一位中国妻子可以帮助其实现此目的。这类人中的一部分，不一定仅出于专业的实用目的，他们多多少少曾在中国实际环境下学习过、生活过、工作过，对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产生一定的、甚至很深的依恋感情。

第二类是某些在中国访问过、工作过的各类人士。这一类人如专家、外教、商人、留学生、外交官和驻外军人（如抗战时期援华美军）等，由于对中国社会与人民有一定亲身立体的接触，可能会对中国女性产生爱慕之情。

第三类是某些传教士。这一类人因基督教博爱的精神，在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以前）、台湾、香港散布“福音”时，可能会娶一个中国妻子。

第四类是某些吃尽同族白种女性苦头的美国男性。这一类人在失败的婚姻中，丢掉了财产或对孩子的监护权等，弄得心力交瘁。他们不能忍受被女权主义“毒害”的女人们，于是转向找一个“温顺”一点儿、“便宜”一点儿的女性，而中国女性便可能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第五类是某些晚年丧偶的退休美国老人。这一类人为了克服晚年的孤独，在风烛残年时身边有人照顾，而白种女人“太贵”，“太不可靠”，于是，退求其次，打了东方女人的主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女人。这些大部分原属白领阶层的老人，即便有儿女，也早已远走高飞，自己钱不多，只靠一些退休金和一点儿社会保险金度日，也许房屋的贷款刚付清或将要付清。在这种状况下，找一个想改变现状的中国女子，两全其便，也不失为一招无奈中的划算之举。

第六类是某些自己就被本文化圈子排斥的底层美国男士。这一类人或是没有受过教育，或是身体残疾，或是心智有某种缺陷，或是从事极低下的体力劳动，他们往往很难在本族圈子里找个合适婚配的人选，他们中也有一些人，甚至对自己的那个族裔圈子产生逆反和憎恨的心理。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限制，使这些人有可能企图找通常被认为“低一等”的另一族裔异性为妻，也许在他们看来，中国女性可为重要候选人之一。

第七类是某些永远以标新立异为追求的美国男士。这一类人没有一定传统的束缚，做任何事都以猎奇刺激为目的。他们也许厌倦了自己所熟悉的那些本族女性的老一套，而想尝尝与另一族裔婚姻的滋味。在他们看来，来自中国古老文化的神奇性和中国现代社会复杂性的中国女性很能满足这种神秘感、新鲜感和刺激感，于是，他们也许会做一下这种婚姻的“游戏”，尽管他们以后还可能追求另一种新鲜婚姻的刺激。

中国女人愿意嫁美国男人的原因更是多种多样。我们大概可以举出九类人。

第一类是由于本身某些条件限制而难再寻理想配偶的女性。所谓条件限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女士由于离婚或丧偶后有孩子的拖累，而大多数中国男同胞很计较这一点，相反，大多数美国男人却不把这一点当回事。例如从事中美婚姻介绍的女老板仙蒂，本人有三个孩子，她的同样也离了婚的妹妹也有三个孩子，两人都找了称心如意的美国郎君，仙蒂自己说，很难甚至不可能有中国男人愿意娶她们。再如一位丈夫因车祸死去的大陆女士，带着一对幼儿幼女，每次有人给介绍中国对象时，男方一听说她有两个孩子，便摇头离去。后来，有人介绍一位美国男士给她，开始她并不抱希望。谁知，此君对她高兴地说：“太好了，不用费劲儿就得到孩子，而且还是两个。”的确，很多美国人为了领养一个孩子，费了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不少人甚至不远万里到中国去领养孩子。每当世界战乱或灾难之后，相当多的美国人就领养了孤儿。当然，也不能一概而

论。一九九五年，一个案子轰动了整个美国，一个叫苏珊的离婚女子，因新男朋友不接受她的两个孩子，她竟残忍地将孩子们关在汽车内，推入湖中活活淹死，事后还编造黑人绑架的谎言。二是一些女士有某种生理缺陷或性格“弱点”，大多数中国男同胞不能接受这一点。相反，不少美国人却不计较这一点。例如一位大陆女士有小儿麻痹后遗症，左腿微跛，在国内一直无人问津，后来认识一位美国男士，他竟然对她陷入情网。她向他申明自己有残疾，但他并不认为会成为什么问题。

第二类是在国内错过找对象的大龄女性。例如一位属老三届的女士，下乡十年，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学又上了研究院，后来来到美国继续读书。谈恋爱一误再误，成了有名的老姑娘。一直到四十五岁时，遇到一位比她年轻的美国男士，两人一见钟情。她向他表明自己已误了生育的年龄，他却说：没关系，我们可以领养一个。

第三类是与自己男同胞婚姻失败的女性。例如一位中国大陆女性，在国内时两次婚姻失败，带着某种逆反心态，决定在美国男人那里弥补心灵的创伤，结果建立了一个中美通婚的家庭。

第四类是喜欢浪漫爱情的女性。例如一位中国女士总喜欢男性营造浪漫的情调，却对自己的男同胞感到失望，后来终于在善于浪漫的美国男人那里如愿以偿。

第五类是单纯追求性猎奇的女性。例如一位中国女士一贯喜欢玩弄自己的各种男性同胞，从南方玩儿到北方，后来觉得乏味了。来到美国后，想尝尝洋男人的滋味，尽管最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